

《青鞻》与

日本近代女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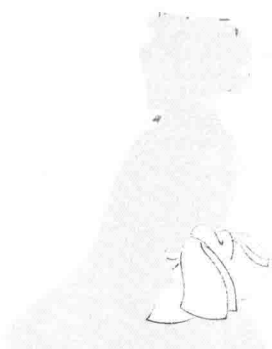
于华 著



《青鞻》与

日本近代女性问题

于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衿》与日本近代女性问题 / 于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5161 - 4665 - 1

I. ①青… II. ①于… III. ①期刊研究 - 日本 - 近代②妇女问题 - 研究 - 日本 - 近代 IV. ①G239.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608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特约编辑 李红莹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何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282 千字
定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言	(1)
一 选题原因与研究方法	(1)
二 《青鞾》及相关研究现状	(8)
第一章 《青鞾》创刊的社会背景	(27)
第一节 《青鞾》创刊前女性观的发展变化	(27)
一 启蒙思想家的女性观	(28)
二 女性自身的认识	(35)
三 西方思想的传入对女性观的影响	(46)
第二节 明治·大正时期的女子教育及职业女性的出现	(49)
一 明治·大正时期的女子教育	(49)
二 “女子职业热之勃兴”	(56)
三 青鞾女性的就业情况	(59)
四 青鞾女性的职业观	(61)
第三节 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和《青鞾》的创刊	(65)
一 近代报纸杂志的发展	(65)
二 《青鞾》前后的妇女杂志	(69)
第二章 《青鞾》与平塚雷鸟	(73)
第一节 平塚雷鸟与“盐原事件”	(73)
一 幼年期的平塚明及“西洋”体验	(73)
二 反叛中的“女性发现”	(76)
三 “盐原事件(煤烟事件)”	(81)
四 “出轨”行为的社会影响	(86)
第二节 《青鞾》的诞生与发展历程	(88)
一 青鞾社的成立与《青鞾》创刊	(89)

二 青鞾社成员	(91)
三 《青鞾》创刊号	(94)
四 “女性原本是太阳”的世界——女性“言说体系” 的建构	(98)
五 《青鞾》发展历程中的三次遭禁	(104)
第三节 《青鞾》的终结和其后的平塚雷鸟	(110)
一 《青鞾》的终结	(110)
二 《青鞾》之后的平塚雷鸟	(119)
第四节 平塚雷鸟的思想轨迹	(122)
第三章 青鞾女性与“新女性”	(129)
第一节 个性张扬的尾竹红吉	(129)
一 加入青鞾社	(129)
二 “五色酒（鸡尾酒）”事件	(131)
三 “吉原登楼”事件	(133)
第二节 一生抗争的伊藤野枝	(135)
一 争取进入女学校	(135)
二 争取恋爱、婚姻的自由	(136)
三 进入青鞾社	(137)
四 社会差距	(138)
五 投奔大杉荣	(139)
第三节 笔触大胆的荒木郁（子）	(143)
一 经营玉名馆	(144)
二 《书信》和《路标》	(145)
第四节 “新女性”以及青鞾社对“新女性”的认识	(148)
一 “新女性”的出现	(149)
二 席卷青鞾社的风浪	(150)
三 青鞾社迎接挑战	(152)
第四章 《青鞾》的社会价值	(158)
第一节 《青鞾》的社会性别主张	(159)
一 从关注文学到关注社会	(159)
二 雷鸟的性的自我主张	(161)
三 青鞾女性的性别主张	(165)

第二节 《青鞾》的女性问题论争	(168)
一 “贞操论争”	(169)
二 “堕胎论争”	(172)
三 “废娼论争”	(174)
第五章 《青鞾》的文学价值	(180)
第一节 女性写作者创作和发表的园地	(180)
一 《青鞾》之文学	(181)
二 《青鞾》的女性作者	(183)
第二节 《青鞾》在女性文学史中的地位与影响	
——以小说为中心	(187)
一 小说在《青鞾》中的地位	(187)
二 《青鞾》的两期“小说号”	(188)
第三节 《青鞾》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	(191)
一 平塚雷鸟翻译的爱伦坡作品	(192)
二 濑沼夏叶翻译的契诃夫作品	(194)
三 《青鞾》刊载的其他译作	(196)
第四节 “《青鞾》文学”文本的现代意义	(199)
一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照下的《青鞾》文学	(199)
二 斋贺琴(子)的反战小说《战祸》	(206)
结语	(212)
一 《青鞾》的历史贡献	(212)
二 《青鞾》研究在日本近代女性史上的地位	(215)
三 《青鞾》的局限性	(217)
附录 A 《青鞾》略年表	(222)
附录 B 平塚雷鸟略年谱	(227)
附录 C 女性原本是太阳	(232)
附录 D 青鞾社章程	(239)
附录 E 致诸位读者	(242)
附录 F 《青鞾》小说两篇	(243)
参考文献	(253)
后记	(263)

引言

一 选题原因与研究方法

(一) 选题原因

《青鞞》是日本最早由女性创办、主持的杂志，从编辑到出版以至撰稿人都清一色是女性，可谓日本历史上第一份“纯粹的”女性杂志。《青鞞》创刊于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9月1日，主办人平塚雷鸟（即平塚明或平塚明子，1886—1971）在日本历史上被誉为思想家、评论家和女性解放运动家。雷鸟在《青鞞》创刊号上的发刊辞《女性原本是太阳》以及女诗人、女性问题评论家与谢野晶子（1878—1942）的卷首诗《山动之日来临》^① 至今已成为近代日本最早的“女性解放宣言”，《青鞞》也由此在今天拥有了近代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先驱”的地位。



平塚雷鸟（1886—1971）

现在看来，《青鞞》在日本近代史、女性史以及女性解放运动史上占

^① 发表在《青鞞》创刊号上的原题为《漫言碎语》（「そぞろごと」），1914年1月出版单行本《从夏至秋》时，标题作了改动，文字上也有修改，语调更为和缓，其中含有晶子对王朝文学的旗手——平安时期女性贵族的热切向往。



《青鞞》创刊号封面

有重要地位。然而，在历史长河中它曾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被历史尘沙所掩埋，沉睡了近 80 年。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浪潮的涌动，掩埋着《青鞞》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尘沙被冲刷而去，人们恍然发现，《青鞞》是一块闪烁着思想光辉的含金矿石。在《青鞞》创刊 80 年后的 1991 年 9 月，《妇人公论》杂志举办了专题研讨会，与会的诗人、女性史研究专家堀场清子（1930— ）指出，“不用说在战前与战争期间，就是到了战后，《青鞞》也是长期被掩埋在历史的深处，无人问津”。她还说，“经过 80 年的岁月，终于使人们认

识到《青鞞》是我们的一项知识遗产”。^①这说明，《青鞞》的价值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推进遗失殆尽，而是逐渐被认识、发掘和认可。

《青鞞》自 1911 年 9 月创刊，到 1916 年 2 月停刊，虽然仅有不长的四年半时间，但客观上它已成为女性展示自我、伸张个性与施展天赋才华的园地，并树起了引导女性走向解放运动的旗帜，其影响至今尚存。平塚雷鸟的“宣言”依然引导着今日的女性继续追求实现男女平等、共生共存、共同参与的理想社会。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女性主义研究悄然兴起，经过十年的探索，到 90 年代已有相当的成果面世，如今这一研究领域方兴未艾，蓬勃发展。在各种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把握女性主义的来龙去脉，它的兴起、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专家学者对未来的预测和期待。如今，在一些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还设置了女性学专业及相关课程。在大量的文章和专著中，我们也可以读到有关欧美国国家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理论的介绍和评论。令人遗憾的是，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对日本女权运动和女性主

^① [日] 岩田奈奈津：《作为文学的〈青鞞〉》，不二出版 2003 年版，第 229—230 页。

义思想理论的评价和研究却寥寥无几。在由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2004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收录了谢玉娥整理的从1978年至2003年的“女性·性别研究论著目录”,其中仅有一篇女性主义文学论文与日本有关。这一目录的续篇刊登在《中国女性主义·3》(2005春)上,相关的论著是日本著名的比较文学专家水田宗子(1937—)的著作《女性的自我与表现:近代女性文学的历程》(陈晖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年版),依然是女性文学的论题。另一日本学人是中国文学研究家兼评论家近藤直子(1950—),正如其身份所显示的那样,她所从事的研究依然没有超出中国女性文学的范围。可见,在中国的妇女问题研究学界,除了研究国内问题,主要关注点几乎都集中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女性主义问题上,而对我们的近邻日本的女性主义问题关注并不多,甚或语焉不详。有人可能会认为,日本的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无足轻重。表面上,这种看法也许不无道理,但就其对日本社会文化及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看,理应得到学术关注。笔者认为,对我们来说,日本女性主义问题的研究,既是新的课题与挑战,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学术生长点。尽管日本不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主流国家,但我们有必要对近邻保持一定的关注。况且,中日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可比性。中国和日本同属东方国家,有着类似的儒家文化传承,但具体到国家、民族、社会制度等内部情况时,彼此之间也显而易见存在诸多差异。在女权主义运动大旗下,妇女必然会有某些相同的追求与表现,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各自的女性主义发展缘由、发展轨迹、达成的结果、未来的发展趋向、追求的目标以及女性对社会的要求和期待等等,也必然有所不同。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变迁,国家与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期待也会不尽相同。那么,日本的女权主义运动,理应有值得我们关注之处,也会带给我们新的启迪。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2004春)的“卷首语”指出:“也许与其他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相比,中国女性更多地面临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困扰。如何从克服传统文化的束缚中找到自己的解放之路,如何从其他国家的妇女那儿吸取经验与理论,教育,或许是中国女性解放最为现实的途径之一。”^①毫无疑问,

^① 荒林主编:《中国女性主义》(2004春)“卷首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其他国家”也应包括日本在内。因此，笔者试图找到一条线索，通过这条线索将日本女权运动中的女性先锋和她们的思想表述介绍到我们的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如能为这一研究领域添加一页新内容，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书也算完成了一项具体任务，其本身就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1975年，“国际妇女十年”在墨西哥召开了第一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从此，女性问题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与会的日本首席代表藤田多希（TAKI）^①在发言时，开门见山地引用了平塚雷鸟《青鞥》发刊辞的标题——“女性原本是太阳”。无独有偶，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副教授渥美育子于1977年创办了《女性主义者》杂志，并明确表示她的目标是将杂志办成现代版的《青鞥》。^②这些事例至少可以说明《青鞥》在日本妇女解放运动和当今女性主义思潮中的影响力，且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运动具有普遍意义。于是，在选题过程中，平塚雷鸟和《青鞥》便进入笔者的视野。笔者期望通过平塚雷鸟和《青鞥》，进入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借此探索一条研究女性和女权问题的路径。

作为女性，对妇女问题和女权主义议题自然会抱有好奇和关注，而笔者最终选定围绕着“《青鞥》与近代日本女性问题”进行探讨，也正是出于对妇女问题和女权主义诸理论的关注和兴趣，借助女权主义和当代女性主义思潮的问题视角，可以对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质量进行新的透视和把握，并借此打开一扇新的视窗，发现一些新的可能性。从提升生命质量的意义上来说，以《青鞥》问题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从事更为广泛的女性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其自身便产生出一种使命感，它是个人的，同时也属于全社会。

从女性主义运动史的整体看，它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有着不同形式

① 藤田たき（Fujita Taki）——津田塾大学第四任校长，出生于名古屋市，女子英学塾（现为津田塾大学）毕业。文中“多希”是笔者根据日文「たき（Taki）」音译标记的汉字。1928年，藤田参加了在美国檀香山（火奴鲁鲁）召开的第一届太平洋妇女大会，从此也参加妇女争取参政权的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藤田历任劳动省妇女少年局局长、妇女地位委员会会长及联合国总会代表、泛太平洋东南亚妇女协会会长、日本妇女有权者同盟会长、日本大学妇女协会会长等重要职务，为日本社会民主化的实现和提高女性地位的事业而献身。1975年，墨西哥“国际妇女十年”世界大会之后，藤田作为日本妇女问题计划推进会主席、妇女少年问题审议会会长，为废除歧视女性条约得以批准以及男女工作平等待遇法的生效等尽心尽力，为实现男女共同参与的和谐社会作出了贡献。

② [日] 上野千鹤子、小仓千加子：《女性主义》，筑摩书房2002年版，第195页。

的表现、组织、词语的使用范围、内涵意义、运动规模等等，所以，李小江等学者提出女性主义的“本土化”问题。日本的女性主义运动虽然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作为一种存在形态，也是女性主义运动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了解女性主义运动史的全貌，日本女性主义运动史这一部分内容不可缺少，因而，研究《青鞥》以及青鞥社运动的意义不言而喻。从女权主义运动的普遍性意义上对《青鞥》运动进行观照，女性主义理论将会帮助我们认识到一些实质性问题。

（二）研究方法及有关问题的说明

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方法，在厘清《青鞥》从创刊、发展到最终停刊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力图探明其创刊体现出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需求，以及青鞥社由结社到解体的现实背景，同时揭示青鞥女性的人生发展轨迹。

本书力图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与近代女性史两条线索内，将《青鞥》以及青鞥社的女性纳入“近代”这一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与研究，重点发掘《青鞥》以及青鞥社运动在日本女权运动发展中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恩格斯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谈道，“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必须研究它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它在历史条件中的地位与作用，才能从中得出科学的结论”。^①近代以来的日本女性史受到两大因素的双重作用。其一，在日本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父权家长制为特征的家族制度、近代天皇制、良妻贤母^②主义、国家主义对日本女性思想、行为的禁锢和压制。其二，伴随着“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而来的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影响。这两大因素，也是本书在考察和研究《青鞥》时始终关注的线索。

在整个近代日本思想史中，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国”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7页。

② “良妻贤母”这一词汇是日语的表达习惯，我国常使用“贤妻良母”一词。关于“贤妻良母”与“良妻贤母”之间的中日差异与影响关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李卓教授有多篇论文及专著对其进行过分析，如《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理念——良妻贤母论辨析》（载《日本学刊》2002年第2期），《中国的贤妻良母观及其与日本良妻贤母观的比较》（载《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良妻贤母”与“贤妻良母”的不同命运》（载《日本学论坛》2007年第1期）等。本书在行文时，统一使用日语的表述习惯，即“良妻贤母”，以强调日本的特殊性。

“家”的问题；二是“东”与“西”的问题。^① 笔者以为，近代女性史也同样伴随着这两个问题，尤其是前者，日本女性作为一国之民，是以良妻贤母的理想标准被要求和统摄在包括家产、家屋、家系、家格在内的父权家长制度下的。《青鞞》的女性们正是为了摆脱和反抗封建家族制度以及婚姻制度的束缚而奋力争取思想与经济上的独立，因此，脱离日本封建家族制度而孤立地谈论青鞞女性的自立是不可能的。就后者而言，青鞞社的“新女性”在思想上吸取了近代欧洲戏剧和大量翻译文献的新鲜营养，甚至她们自己也积极从事西方文献的翻译和介绍。青鞞社的代表平塚雷鸟、伊藤野枝、山田和歌（WAKA）等人，都是在西方思想影响下确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在两条主线的交汇处便是“传统”与“近代化”的问题。那么，面对这一问题，明治三四十年代（20世纪初）的日本女性如何认识 and 解决这一问题呢？青鞞女性所选择的生存方式，可以说就是对这一问题作出的具体回答。

《青鞞》是打着“女性文学杂志”这面旗帜出发的，无论其文学成就如何，我们在谈论《青鞞》时，必然离不开文学话题。本书借助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重新释读几篇曾经被封杀过的《青鞞》文学作品。尽管“青鞞文学”并不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也没有形成显著的文学风格，成为独具一格的文学流派，但其文学对女性问题的敏锐捕捉具有相当的尖锐性，当今对女性问题的一些探讨，依然延续着她们曾经提出过的质疑，并且其文学自身也蕴含着女性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因而，《青鞞》理应在女性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要把握和研究日本的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首先必须把握现今使用的关于女性主义研究的若干概念，以清晰地界定本书对这些词语的使用。

女权运动或女性主义是 Feminism 一词的中译，翻译是否恰当一直存有争议，笔者在这里并非要加入到争议当中，只是想对译词在本书中的使用加以界定。据李小江的《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一书中的介绍，Feminism 这个词一开始在日本并没有被广泛使用，而更多地使用“妇人运动”这一词汇。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妇女地位普遍提

^① [日] 鹿野政直：《近代日本思想指南》，岩波书店1999年版，第8、9页。

升,则多使用 Women's Liberation (“妇女解放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后,Feminism作为一种思潮才被大量使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Feminism在日本成为热门话题。Liberation多指运动,而Feminism指思想,也就是说,“女性主义”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思想意识。^①

本书主要围绕着《青鞥》运动在其历史过程中提出的妇女问题进行讨论,笔者考虑到Feminism一词在日本的使用背景,因而在行文中以“女权主义”一词来涵盖运动与思想两个层面的意义,如有涉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问题和内容,则采用“女性主义”一词。

另外,关于青鞥社诸位女性的姓名,也需要作一点说明。众所周知,日本女性的名字多以“子”结尾。在《青鞥》创刊号的“名册”中,除了“长谷川时雨”、“加藤绿”、“杉本正生”外,所有人物的名字都带有“子”,目录及正文署名亦如此。在创刊号上,没有“子”的名字只有“森茂女”一人,在第2期上,正文署名的有“田原祐”,第3期卷末的“本期责任者”中有“保持研”和“平塚明”,第4期上又增加了“物集和”、“木内錠”。随着《青鞥》每期的发行,署名中将“子”拿掉的情况不断增多,到第二卷第2期(1912年2月号)卷末的名册中,全部删去了“子”。这一现象清楚表明,青鞥女性舍弃具有性别标志的“子”完全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是自我认识过程和自我确立的明确体现。在当时女性名字中带有“子”是新潮,而且具有“正式”感,称呼别人加上“子”时,因带有敬意而被惯用,例如,创刊号上署名之一的“森茂女”是大文豪森鸥外(1862—1922)的娇妻,也是《青鞥》的有力后援,她的原名为“森茂”,通常称其为“森茂子”。不少青鞥女性有意去掉带有性别标志的“子”字,无疑体现出她们对世俗的反叛。也许青鞥女性的名字中原本就没有“子”(如“平塚明”、“远藤清”、“菅原初”等),对她们自身来说,作为自我的一种实感,没有“子”,既自然又不加任何虚饰和掺和物,可以直接面对真实的自我。^②

本书在行文中,考虑到对青鞥女性自我选择的尊重和通常的称呼习惯

① 参见李小江等《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127页。其实李小江的书名也透露出对“女性主义”中文译词使用的犹豫或疑虑,或是突出对女性性别的质疑。

② [日]堀场清子:《青鞥时代——平塚雷鸟与新女性》,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76—77页。书名以下简称《青鞥时代》。

两方面情况,采用将“子”放入括号中的方式来标记她们的姓名,如:保持研(子)、荒木郁(子)、岩野清(子)等等,但是为行文方便,有些地方略去括弧,直接以通常的称呼标记。

1898年实施的明治民法规定,“妻子依婚姻进入夫家”(第788条),“户主及家人以其家之姓氏称之”(第746条),即妻子通过婚姻进入夫家后,要使用丈夫的姓氏,即所谓夫妇同姓制度。这里并非针对夫妇同姓制度是否合理进行讨论,只是为了说明本书中标记女性姓名时需要采用的方法。由于多数女性在结婚之后,户籍上的姓氏有所变化,本书在标记时使用括弧表明其姓氏的变化,如:西崎花世(生田花世)、安田皋月(原田皋月)、青山菊荣(山川菊荣)等等,前者是婚前的姓名,括弧中的姓名是婚后使用的夫家姓氏。但也有相反或其他如笔名等情况,括弧里为原先自己娘家的姓氏,比如:福田英子(景山英子)、加藤绿(高仲菊子)等。引文中出现的姓名,则保留引文中原有的姓名标记,不做改动。

有些女性的名字在日文原名中没有汉字,笔者使用音译标记出汉字,并在括弧中标注原名发音的罗马字拼音,比如:山田和歌(WAKA)、中村多佳子(TAKAKO)等。关于平塚雷鸟的名字,在《青鞞》创刊之前较多使用她的原名“平塚明”或“平塚明子”,“雷鸟”这一笔名是随着《青鞞》一起诞生的,因而,在《青鞞》创刊之后都使用“平塚雷鸟”进行标记,行文中为方便起见,多处径直使用“雷鸟”这一称呼。

另外,在汉语里,“女性”、“妇女”、“女子”以及“女人”这些词语相互间有着微妙的差别,本书不强调如何区别使用这些词汇,多数情况下基本采用“女性”一词,但在惯用词语搭配的情况下,并不硬性地一概使用“女性”一词,比如常用的“妇女解放”、“女子教育”、“女人味儿”等,则按照常用的习惯来使用。对日文中“妇人”、“女人”、“女性”等词汇的翻译,多数统一为“女性”或“妇女”,但是杂志名《妇人公论》没有更换译词,按照原文来使用。

二 《青鞞》及相关研究现状

(一) 日本的《青鞞》研究史及现状

2005年,笔者曾分别以“青鞞”、“平塚雷鸟”和“女性解放运动”为关键词,检索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藏书,所查结果各项分别为120条、74条和14条,总计208条。当然,这并不一定就是目前为止所有相

关研究的全部成果，总体上看相关成果算不上丰厚，因此要作比较全面的考察，绝非易事。所幸，由米田佐代子（山梨县立女子短期大学教授）、池田惠美子（《综合新闻出版研究》季刊副主编）编著的《为学习〈青鞥〉者编》（世界思想社1999年版）一书的附录中，汇集了从1916年2月《青鞥》停刊至1999年4月有关《青鞥》研究的著作、论文以及青鞥社成员们的自传、传记小说等各项成果一览，而且将文学史、日本史、女性史等广泛领域里涉及《青鞥》的研究成果全部汇集在内。另外，日本近代文学协会会员岩田奈奈津（1964— ）所著《作为文学的〈青鞥〉》（不二出版2003年版）中，对《青鞥》的研究史作了一番回顾。因此，借助这两部分的参考资料和笔者所接触到的著作、论文，可以大致对日本学界的《青鞥》问题研究史和研究现状作一番梳理。

1. 对《青鞥》的总体评价

对《青鞥》的总体评价，包括正反两方面。《青鞥》停刊（1916年2月）以后，最早对《青鞥》评价的，大概是著名妇女运动家山川菊荣（青山菊荣）^①于1921年（大正十年）7月在《太阳》杂志上发表的《新妇女协会与赤澜会》一文。山川菊荣早年对《青鞥》的评价多呈负面，她站在社会主义立场，认为《青鞥》是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小资产阶级的女性运动，《青鞥》“至多不过是空想的、游戏式的、个人式的、无常性的反抗”，“是享乐的、玩乐式的嬉闹”，“独善式的个人主义，冥想式的艺术主义”^②。但是，山川菊荣对《青鞥》的认识和评论随着时代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大约在40年后的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4月，她在《〈青鞥〉前后及新妇女协会》（《思想》第454号）一文中分析道，《青鞥》“集中于自我的问题，特别是恋爱与婚姻问题，因而对当时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对上层女性来说，也是她们面临的重大问题”^③，并且评价其功绩说，“以女性自己的力量打破家族制度的标准规范，用自己的头

① 山川菊荣（1890—1980）——女性解放运动家。生于东京，毕业于津田女子英学塾。曾与伊藤野枝一起成立“赤澜会”，从事女性解放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归属日本社会党，是社会主义阵营里最杰出的女性评论家。

② 转引自〔日〕平塚雷鸟《女性原本是太阳——平塚雷鸟自传》（完结篇），大月书店1973年版，第192页。

③ 〔日〕山川菊荣：《〈青鞥〉前后及新妇女协会》，载《日本妇女运动小史》，大和书房1979年版，第115页。

脑来思考至今被视为神圣禁忌的性道德问题,给予中产阶级女性们行动的自信和勇气”。^① 这些肯定性的评价,显示出山川菊荣对《青鞞》的认识由偏颇性的理解转向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经历时间的沉积,她从《青鞞》运动当中看到了中产阶级妇女觉醒的意义及影响力,应该说这也是对当前《青鞞》研究意义的肯定。

1939年,“左派”作家、评论家宫本百合子(中条百合子,1899—1951)在《文艺》上连载《妇女与文学》,后由实业之日本社于1947年出版发行。宫本百合子在文中结合同时期的文艺思潮、时代背景,综合分析了《青鞞》从创刊至停刊期间的变迁,并对雷鸟以外的其他青鞞社成员作出积极评价。宫本的评论为研究《青鞞》提供了一种视角。

首先,宫本百合子将《青鞞》放在“盐原雪山彷徨事件”(即所谓的“煤烟事件”^②)这一特殊时段上进行考察。宫本认为,“煤烟事件”是爱好文学的青年男女在自我观念上的格斗,《青鞞》创刊于“事件”之后,这是平塚明子对世俗进行抗争的结果,并且解释说,“平塚明子本人没有将其经历进行文学化创作的能力。……无论好与坏,作为对周围汹汹流言的抗议和宣言,从而创刊出版了《青鞞》”。^③ 那么,明子创办《青鞞》的决心和动机中,是否确实存在与“事件”的另一当事人作家森田草平(1881—1949)进行对抗的意识呢?森田草平在事件之后,以此为背景创作了小说《煤烟》,并于1909年1月1日至5月16日在《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享誉一时。明子是否以其《青鞞》与森田的《煤烟》相对抗,雷鸟本人在自传等著作、文章中没有留下明显的迹象。但是,她在《被小说刻画的原型人物之感想》(《新潮》1910年8月)中具有挑衅性的发言,以及雷鸟与森田草平两人之间围绕田村俊子(1884—1945)的小说《炮烙之刑》展开的一场论争(1914年),还有雷鸟本人将这一

① [日] 山川菊荣:《〈青鞞〉前后及新妇女协会》,载《日本妇女运动小史》,大和书房1979年版,第115页。

②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3月,作家森田草平与平塚明子发生的一场所谓“殉情自杀”事件。第二年森田草平以事件为背景创作了小说《煤烟》并在《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由此确立了作家之名。此事件也因小说之名被冠以“煤烟事件”,但平塚明子本人一直将此表述为“盐原事件”,表明其对森田草平《煤烟》作品的否定以及世人对两人出走盐原行为所给予评价的不认可态度。“事件”细节,将在第二章第一节中详述。

③ [日] 宫本百合子:《妇女与文学》,见青空文库: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311/files/2927_9212.html。

“事件”进行小说化创作的《山岭》(1915年)^①等情况综合起来考察,宫本百合子的见解值得参考。但是,笔者不赞同宫本所持雷鸟没有将其经历进行文学化创作能力的认识。雷鸟并非完全没有小说创作经验,《山岭》虽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雷鸟当时中止创作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创作能力枯竭,而是因为当时的身体状况(正处于妊娠反应期)和顾虑到丈夫奥村博(1916年更名“奥村博史”)的心情和感受。^②其实,继《山岭》之后,雷鸟执笔并发表的小说还有《厄年》(《中央公论》1916年12月号)、《一封长信》(《中外》1918年2月号)、《老死》(《中央公论》1918年9月号)等,虽然这些小说不是名篇大作,但至少可以表明雷鸟并不缺少创作小说的实力,她完全具备将抽象的思想观念以具象的小说语言进行构思和表述的能力。



田村俊子(1884—1945)

另外,宫本百合子还认为,《青鞥》发刊辞《女性原本是太阳》,自始至终都是抽象的“近似于神秘论的感想”,这一点与同一时期大杉荣(1885—1923)^③对雷鸟的评价极为相近。大杉荣认为,雷鸟是“极其抽象之人、神秘之人”^④。关于《青鞥》发刊辞的神秘色彩和抽象性,雷鸟本人也认同于此,但她在《自传》中否定了人们认为文中的神秘性来自于尼采哲学思想的猜测,指出远远超出尼采哲学影响的是禅的影响,是多

① 连载于《时事新报》,1915年(大正四年)4月1—21日,未完。

② [日]平塚雷鸟:《女性原本是太阳——平塚雷鸟自传》,大月书店1971年版,第556页。以下注简称“《女性原本是太阳》”,行文中简称“《自传》”。

③ 大杉荣——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1906年东京外国语学校法语专业毕业。在学时加入平民社,成为社会主义者。后因“笔祸事件”、“赤旗事件”等政治活动数次被捕。受思想家幸德秋水(1871—1911)影响,成为无政府主义者。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与妻子伊藤野枝(1895—1923)及侄儿一起被宪兵大尉甘粕正彦(1891—1945)杀害。

④ [日]佐佐木英昭:《“新女性”的到来》,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版,第106页。